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十七回 執牛耳花叢開大會 換鷹銀楚客遭飛災

轉瞬已是仲冬時候，慶如濃情豔福，享受方深，朝夕只在迎春坊，與武林林跬步不離，替描眉黛，代嚼唾絨，做了一個妝台的掃除使，倒也十分自在。那林林自與慶如遇後，謝絕他客，不但生人不容乾視，即前度郎也不再許他問津，雖有華中茂屢次纏擾，但俱付之不理，他也無可如何，只好暫收妄念。這一日，正是長至節的前一日，滬俗稱是夕為冬至夜，俗語云：冬至夜，有得吃，吃一夜；沒得吃，凍一夜。所以一到是日，北裡中無論何人，沒有一個不是銀燭高燒，玳筵廣設，大家以酒席多者為榮，時髦者總有十餘起，冷淡者亦必有一席，聊以解嘲。往往於前數日，預先約定客人為之報效。這一日客人的犒賞，也較平日為豐。此刻林林既無別個恩客，自然是慶如的席面了。慶如卻與林林商議道：「我們若是照例擺席，豈不落了窠臼，有何趣味呢？不如索性大開筵宴，做一個群芳大會，也不枉這連底凍的日子。」林林也答應了。原來上海北裡的規矩，凡校書應局來的，不准飲食，但可為客代酒，惟有用客票請的，卻與客人一樣，隨意飲啖。慶如因想於這一晚，除請了男客外，並將此客的相好一並請來，作為女客，一同入席，謂之團圓會。卻又仿照西例男主人陪女客，女主人陪男客，其餘亦須此男陪彼女，此女陪彼男，互相錯亂，謂之「顛倒鴛鴦」。

席中如有高興獻技的，或歌或舞，亦由主人預先配成對子，略仿泰西跳舞會之例。這種舉動，為上海向來所未有，風流香豔，可傳為佳話。慶如屈指算了客人，用了一個傳單，說明這個意思，派人到各處投遞。豈知公一、季留回籍未來，元戚不知何故，竟是

辭了。只有小牧求齊是贊成的。慶如一想，人數太少，卻好有兩人來訪，一個姓貝，號叫君實，一個姓何，號叫子青，都是卓爾不群的少年，卻性情各別，君實是沈潛一路，專心理化一科，已經深造有得，近來憤世妒俗，漸成厭世派；子青卻是高明一路，不求甚解遊戲三昧，近於樂天派。兩人都從家鄉來滬，聞得慶如一番奇遇，行裝甫解，即來訪問。慶如大喜，將今日之局說了，兩人自必贊成，慶如取了筆墨，開出單子，少頃小牧求齊也到了，與貝何兩人見過。本係至交，各寒暄了幾句，便來看慶如的單子，上面寫著求齊的相好，是三馬路金小寶；小牧的相好，是普慶裡林翠寶；君實的相好，是西安坊小花四寶；子青的相好，是尚仁裡梅妃雪；慶如的相好是迎春坊武林林，共計男女賓主十位。慶如一面寫起請女客的票來，立刻發出，一面吩咐擺下兩席，用兩張桌子拼長，上鋪白布，如大菜台的格式。西邊放了許多圈椅，所有向例的紅燭泥香盡行刪除，卻供了許多名花鮮果，並囑少頃大菜上來，也不准他頭戴大帽，口稱恭喜的事。正佈置間，只見跳進兩人，口裡嚷道：「慶如，好別緻的舉動呀！」慶如看時，卻是公一與季留，不覺喜逐顏開道：「你們幾時來的？怎麼卻曉得了？」季留道：「你有此盛舉，不寫信來請我，要我自己找來，虧你還說怎麼曉得的呢。」

林林接口道：「這個真是冤枉慶如，這個意思昨日才發表，如何來得及通信，卻實是曾到你們寓處請過的。」季留嘖嘖道：「足見你們的愛情深，就庇護到這樣。」林林尚要回言，公一連忙說道：「我們即刻才到，在寓處看了客票，知係難得之舉，所以趕來。」慶如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好。」就把單子上添了公一的相好，公陽裡盛月娥；季留的相好，迎春坊謝鳳仙。補了兩張客票。

季留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今日我是總歸要林林陪的了。」林林含笑不言，慶如道：「不要慌，待我來定一個公平的判斷。」於是寫出道：「男賓第一位平公一君，第二位貝君實君，第三位何子青君，第四位孫求齊君，第五位杜小牧君，第六位平季留君；女賓第一位盛月娥眉史，第二位梅妃雪眉史，第三位小花四寶眉史，第四位謝鳳仙眉史，第五位金小寶眉史，第六位林翠寶眉史。除男賓第一位，由女主陪坐，女賓第一位，由男主陪坐外，餘均按次男女列坐。」當下大家無語，惟有季留道：「吾與小花四寶有緣，不如請四寶陪我罷。」子青也答應與他對調。慶如又將第三第六女賓的位置調過了。

那時各眉史陸續到來，聽於此事，莫不眉飛色舞。向來局到總在已入席之後，各局即坐於客人之後，此次尚未入席，林林招呼在椅上坐了，命青衣獻上茶來。金小寶先笑道：「我們真個來做客了。」謝鳳仙搶說道：「難得主人這般用情，我們須盡興才好呢。」慶如不禁擊節道：「鳳兮鳳兮，仙乎仙乎！」原來這兩句是平季留送鳳仙的聯語，用八分書寫在澄心堂紙上，十分古樸。鳳仙珍重，懸諸座右的。當下排定了席次，一一入座，觥籌交錯，履為縱橫。吉日良辰，美人名士，真個十分歡暢。

清飲了多時，慶如發議要挨對的獻技，不准搶前落後。第一挨著盛月娥，大家說道：「月娥的琵琶，是春申獨步，今夜務要彈個大套。」月娥欣然，取過擅槽和准弦索，背過臉去錚錚錄錄彈子一個「龍舟競渡」，真覺金鐵擊鳴，萬人簇擁。聽到後來，鏗然一聲，滿座悄寂，大家齊聲贊好。慶如笑道：「讓我來吹只銅簫奉陪罷！」頓時取了一隻笛，吹了一回，亦頗好聽。以下便是梅妃雪的椰子，林翠寶的東鄉調，金小寶的崑曲，小花四寶的二簧。各男賓或歌或曲，或笑話，各有所長，惟有第四位謝鳳仙道：「我不會唱，我只會吃酒，倒不如我來猜拳，打個通關罷。」大家聽了，都伸出手道：「贊成，贊成。」鳳仙喜得花釵亂顫，站起身來，向著求齊道：「先是你來你來。」於是從求齊起，一一豁過，雖是有輸有贏，也都飲了十許觥酒，有些醉意，便亂了令，要與季留再豁十拳。季留雖是狂傲，卻在美人跟前是極小心的，不敢不遵，且也投他所好，便五魁八馬的高聲亂喊起來。林林吃吃笑道：「還有我哩，我想填首小詞，只是沒有題目。」慶如道：「就是即事罷。」林林道：「未免太泛。」慶如道：「今日之事與尋常不同，只要發揮本旨，何乏之有？」君實道：「你們不要吵，我來額外畫一張畫，就寫今日的大概，名為良辰美景圖，你就題畫罷。」林林大喜，取過鮫綃的紙，兔鬚的筆，麝眼的墨，當下作畫的作畫，按拍的按拍。頓時寫就。畫的甚是精妙，題的是闕「風光好」，出自美人之口，尤為香豔。那時鳳仙已經酣然，斜倚在一個侍兒身上，醉眼朦朧的說道：「我醉欲眠。」慶如失聲道：「芍藥眠茵愁雲醉態恍忽見之。」小牧悄悄的走來，折了一枝花插在鳳仙鬢邊，別人都不理會，惟有翠寶躲在一旁，抿著嘴角。季留也醉了，只是尋人猜拳。子青君實勉強對壘，也吃了許多酒，不覺已是更深。人人東倒西歪，支持不住。金小寶年紀最大，便先向求齊丟個眼色，一同起身告辭。慶如不放道：「就是連底凍尚早呢。」求齊不覺臉上一紅。林林嚷道：「瞎三話四，小寶姐儘管請罷罷。」這才散了席面。林林叫做醒酒湯來，與鳳仙、季留吃了，取出鏡匣親為鳳仙整妝，就有他家中人來接了回去。季留也同公一等走了。

慶如送客回來，向林林笑道：「今日之會，可稱極盛，只怕數千年無此樂了。」林林道：「花月痕上，不是常有這種的事，不過不在上海罷了。」慶如又道：「最難得的是在座無一俗客，像公一的俊偉，小牧的風流，求齊的奇崛，子青的高華，君實的沈著，已是我輩中傑出之人。我最愛季留的清狂絕俗，真令人心折。」林林首肯道：「就是曲中諸姐妹，也都是上品。其中自以鳳仙為最，又爽快，又風流的，係豪品。此外如金小寶可評為麗品，梅妃雪可評為清品，小花四寶可評為逸品，林翠寶可評為俊品，盛月娥可評為能品，你以為何如？」慶如也點頭道：「我們一時的品評，卻也未可作為定論，往後給他們看，讓他們自己斟酌罷。只是元戚今日不來，少了一人未免美中不足，不知他為什麼緣故？」林林道：「元戚自嫵嫵故後，沒有遇著得意的人，逢著酒筵，只是亂叫。他怕的是相形見絀，悵觸抒懷，自然不來了。」慶如歎道：「人生的豔福，真是不容易消受的。」

說著走到林林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難得今日良宵，千金一刻，我們不如安歇了罷。」林林啞了一聲，大家歸寢，一宵無話。次日慶如來找元戚，卻不在他的館中。詢問起來，方知有一個湖北同鄉，犯了事關在警署，請元戚去作保去了，慶如只得出來。誰知就弄出一件大事來。原來那元戚的同鄉，姓屈名受，是一個湖北初派出洋的學生，卻是列國時大夫屈原的後裔，人是有些呆頭呆腦的。初到上海，一切不諳。那一天，到四馬路上一家小錢莊上去兌換鷹洋，店伙見是啞板，要折他一角洋錢，他又拿出一塊，又是啞的。店伙見他可欺，跳出來一把拉住，就說他是個私鑄銅洋的罪犯。上海的小錢莊，都是流氓開的，專一欺詐外來的客商，是其長技。那屈受急了，打起湖北的鄉談，噁哩咕嚕，一字不懂。店伙的意思，只要嚇得他把洋錢送了他，就好了結了，誰知

屈受又呆又板，只覺自己受了屈，亂跳亂罵，一定不肯。早有巡街捕來，問起情由店伙見敲詐不遂，索性想辦他出氣，便咬定說是個私鑄銅洋的人。那中國巡捕，大半同流氓通的，又見屈受是鄉人，誰肯幫他，便一抓辮子，拉了就走。店伙跟了去，卻拿了一包銅洋，說是在他身上搜出的。屈受只道理直氣壯，自然無礙，誰知進了巡捕房，那華捕見了捕頭，打了英國話，不知說些什麼。那外國人最恨的是私鑄，頓時把臉都漲紅了，走下來對著屈受腿上就是一腳。

上海的俗語，叫做吃外國火腿。那皮靴又尖又硬，好不疼痛。

屈受連忙分說，外國人一毫不懂，只叫管押起來，著店伙回去。